

组块结构、韵律结构和话题结构*

——从受事双项 NP 句看汉语的主谓关系

张帆

提要 汉语中,有些“受事+NP+VP”句可变为“NP+受事+VP”句,有些则不行,我们据此将汉语双项 NP 句分为两类:“NP₁+NP₂+复杂 VP”和“NP₁+NP₂+光杆 V”,并系统考察了两类句式的易位句形式、句中停顿情况和句法表现,发现两类句式的组块结构、韵律结构和句法结构均有显著差异,而同一句式的三类结构之间则存在工整的对应。基于两类句式的差异,文章论证了“NP+复杂 VP”是话题-说明结构,“NP+光杆 V”则是主谓结构,受事 NP 只能做话题,其后接的说明语通常是具有状态指称性的述谓成分,故一般是复杂 VP。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论证了汉语中充当说明语的成分需具有足够的信息量,信息量充足的说明语是汉语句子完句的前提。

关键词 受事 双项 NP 句 主谓关系 话题-说明 信息量 完句

双项 NP 句,指格式为“NP₁+NP₂+VP”的句子。范继淹(1984)发现,有些“受事+工具+VP”句可转化为“工具+受事+VP”句,有些却不行。例如:

- (1) A. 排骨 这把刀 可剁不动。 A'. 这把刀 排骨 可剁不动。
 冰箱 小卧车 没法拉。 小卧车 冰箱 没法拉。
 B. 皮大衣 樟木箱子 装。 B'. *樟木箱子 皮大衣 装。

可以看到,A类句受事和工具交换位置后句子依然成立,B类句交换后无法成立。这一不平行表现的成因是什么,范继淹先生没有进一步解释。

我们发现,A类句和B类句的VP部分(以下划线标示)有显著区别:A类句VP为带状语、补语的复杂动词短语,B类句VP则是光杆动词。我们由此认识到,受事和工具能否交换位置,或与VP的类型有关。以例(1)为参照,本文将VP分为两类:

- I. 光杆动词,记作“光杆 V”。
- II. 非光杆动词的动词短语,可带有时、体、情态词、状语、补语,记作“复杂 VP”。

范继淹先生观察到的是一种由句首双项 NP 易位引发的句法表现不平行现象,简称“易位不平行现象”。受上述事实的启发,我们对双项 NP 句展开了全面考察,结果显示,易位不平行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句式分析的形式方法和功能方法比较研究”(21BYY034)和“辞书编纂用大型多功能语料库建设与研究”(23&ZD31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作者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计划(DF2023YS08)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重点实验室(2024SYZH001)支持。论文初稿曾在第一届语言理论体系建设论坛(2023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宣读,得到方迪、罗琼鹏、彭馨葭等与会专家的指导,陈振宇、刘探宙、完权、周韧等专家和审稿专家亦提供了大量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诚挚致谢。

现象不是“受事+工具+VP”句的专属,而是“受事+NP+VP”句的共同性质。“受事+NP+VP”句,即句首 NP 语义角色为受事的双项 NP 句,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对象,简称“受事双项 NP 句”。^① 本文研究的起点,就是受事双项 NP 句中的易位不平行现象。

受事双项 NP 句是汉语中的大问题,在过去已经受到充分的关注。陈平(2004)以充分的证据论证了“受事+施事+VP”^②句本身就是汉语的基础句式之一,重要性非凡。事实上,陈平(1994)已经涉及汉语受事双项 NP 句的易位不平行现象,并从信息结构的角度初步予以解释;陈平(2004)进一步探讨了“受事+施事+VP”和“施事+受事+VP”两类句式的信息结构特点。过往关于受事双项 NP 句及其易位句式的研究主要围绕 NP 的语义角色和句子的信息结构开展。本文则采取了不同的思路,提出在信息结构因素介入并发挥作用之前,双项 NP 句的句法结构,尤其是 VP 部分的性质,对句子能否成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句法结构合理的前提下,才能讨论句子的信息结构是否合理。因此,本文以分析句法结构为主,信息结构为辅;与双项 NP 句信息结构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本文结构如下:1)考察易位不平行现象在各类受事双项 NP 句中的分布情况,描写 VP 类型对双项 NP 易位后句子合法性的影响,从而将双项 NP 句分为“复杂 VP 双项 NP 句”和“光杆 V 双项 NP 句”两类;2)基于易位句形式和句中停顿,确定两类双项 NP 句的组块结构和韵律结构;3)基于句法证据,确定两类双项 NP 句的句法结构,揭示易位不平行现象的成因;4)阐发两类双项 NP 句结构差异的理论意义。出于简洁性和明晰性的考量,本文使用缩略语 NP 指代指称性成分,不限于名词短语;使用 VP 指代述谓性成分,不限于动词短语,特此说明。

1. 受事双项 NP 句中的易位不平行现象

为全面考察受事双项 NP 句的易位不平行现象,我们将句首受事分别与施事^③、工具、处所、时间四类常见 NP 搭配,构成受事双项 NP 句。我们发现易位不平行现象在该句式中广泛存在,是成系统的。本节分类讨论 VP 性质对于句首两个 NP 次序的影响。

1.1 受事+施事+VP

- (2) A. 球赛我倒看了不少。 A'. 我球赛倒看了不少。(范继淹,1984)
 冠军四川队稳拿。 四川队冠军稳拿。(范继淹,1984)
- B. 书我整理。 B'. *我书整理。

A 类句 VP 的形式为复杂 VP, B 类句 VP 的形式为光杆 V, 左列双项 NP 次序为“受事-施事”,右列 NP 次序为“施事-受事”,仅“施事-受事”搭配光杆 V 的 B' 句不合语法。范继淹(1984:29)已经注意到“双项 NP 的施受句以‘受事+施事+VP’式为常见,其中一部分有对应的‘施事+受事+VP’式”,这是宏观规律。我们则得出了进一步的观察结果:光杆 V 前受事和施事的次序受限,只能采取“受事-施事”次序;复杂 VP 前受事和施事次序较灵活。

“目标+施事+VP”是“受事+施事+VP”句的特例,VP 一般含有“来”“去”等位移动词。目

① 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文章明确了“受事双项 NP 句”的定义,特此致谢。

② 陈平(2004)讨论的“施事”和“受事”是二者相对而言的,“受事+施事+VP”应理解为居前 NP 施事性弱于居后 NP 的句子,相应地,“施事+受事+VP”应理解为居前 NP 施事性强于居后 NP 的句子。

③ 本文讨论的语义角色均取相对广义的理解,如施事是广义的施事,包括感事等施动性较强的语义角色,受事包括与事、目标等语义角色,工具包括材料等语义角色。

标 NP 不用于指代事件发生的空间环境,只能理解为位移的目的地。可通过介词“在”测试 NP 是处所还是目标。处所添加“在”后语义基本不变,目标添加“在”后句子或者不合语法,或者语义发生重大改变。例如:

上海妈妈去过了。≠ 在上海妈妈去过了。

句子语义发生转变,可见“上海”是目标而非处所。按照原型受事理论(Dowty, 1991),目标的受事性强于处所,可视为广义受事。目标在双项 NP 句中的表现也与受事近似:光杆 V 前只能采取“目标-施事”顺序,复杂 VP 前目标和施事次序较灵活。例如:

- (3) A. 上海妈妈去过了。 A'. 妈妈上海去过了。(杨德峰,2012)
颐和园他没来过。 他颐和园没来过。(杨德峰,2012)
B. 广播台小张去。 B'. * 小张广播台去。

1.2 受事+工具+VP

如例(1)所示,光杆 V 前只能采取“受事-工具”顺序,复杂 VP 前的受事和工具次序较灵活。

1.3 受事+处所+VP(处所 NP 指代行为动作发生的空间环境)

- (4) A. 鸡蛋那儿卖光了。 A'. 那儿鸡蛋卖光了。(杨德峰,2012)
中国菜美国也能吃到。 美国中国菜也能吃到。(杨德峰,2012)
B. 慢车永定门上。 B'. * 永定门慢车上。(改编自范继淹,1984)

光杆 V 前只能采取“受事-处所”顺序,复杂 VP 前的受事和处所次序较灵活。

1.4 受事+时间+VP

- (5) A. 腊肉下周肯定做好了。 A'. 下周腊肉肯定做好了。
麦子这几天不能割。 这几天麦子不能割。
B. 货明天发。 B'. * 明天货发。

可以看到,光杆 V 前只能采取“受事-时间”顺序,复杂 VP 前的受事和时间次序较灵活。

需注意,与光杆 V 搭配的,只能是可以指代将来时间的的时间词(包括“每天”等周期性可延续到将来的时间词),不能是纯粹指代过去时间的的时间词。过去时间词只能用于 A 类句,不能用于 B 类句。具体原因,我们在第 5 节讨论。

- (6) A. 腊肉昨天肯定做好了。 B. * 货昨天发。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厘清了受事双项 NP 句易位不平行现象的整体面貌。“受事+NP+复杂 VP”句首双项 NP 通常可交换位置,“受事+NP+光杆 V”句首双项 NP 不可交换位置,只能保持“受事-NP”次序。由此,我们区分了两类双项 NP 句:

A. 复杂 VP 双项 NP 句:NP₁+NP₂+复杂 VP

B. 光杆 V 双项 NP 句:NP₁+NP₂+光杆 V

后文讨论将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进行,NP 的语义角色以括号的形式标注。

进一步研究发现,如果为光杆 V 添加合适的修饰成分,例(2)-(6) B'类句可以成立。例如:

- (7) B'. * 我书整理。 A'. 我书整理好了。
* 小张广播台去。 小张广播台肯定要去。
* 樟木箱子皮大衣装。 樟木箱子皮大衣装了好几件了。
* 永定门慢车上。 永定门慢车上不去。
* 明天货发。 明天货快点发。

由此证明,B'类句无法成立确实受到 VP 性质的影响:将光杆 V 变为复杂 VP 句子即可成

立。为什么 VP 的性质可以决定双项 NP 易位句的合法性? 接下来, 本文会从三类结构的差异入手, 揭示两类双项 NP 句易位不平行现象的成因。

2. 双项 NP 句的组块结构和韵律结构

经由上述讨论, 我们有一种直观的感受, NP 和复杂 VP 的关系较为松散, 与光杆 V 的关系则十分紧密。在句法和韵律上, 我们都有证据可以印证这种语感。

2.1 易位句和双项 NP 句的组块结构

传统上, 易位句曾被视作主语和谓语的倒置 (Chao, 1968/2011: 92; 陆俭明, 1980; 朱德熙, 1982: 221-222), 或“话题”和“说明”的倒置 (张伯江、方梅, 1996: 53)。这些早期研究不同程度地认可易位仅改变组分的位置, 不改变组分的性质——也就是说, 易位后的组分间仍保留原句中的句法关系, 主谓句“张三来了”易位后的“来了, 张三”就是“谓语-主语”句。这种观念下, 易位句总是有一个对应的“原句”, 原句是语序正常的句子, 易位句是语序非常的句子。

指称语并置理论和对言语法的发展挑战了易位观念。沈家煊 (2019: 155) 提出易位句不是原句在特殊条件下的变体, 而是并置的指称语重新排列; 王冬梅 (2024) 更直接指出易位总是伴随着新构建的“起说-续说”关系。这种观念下, 易位句的语序也是正常语序, 故没有对应的“原句”。因此本文不使用“原句”, 而是使用“参照句”。“参照句”和“易位句”总是相对而言的: 以一个句子为参照, 另一个句子发生了易位, 本质上是两个句子互为“易位句”。

张伯江 (2021) 指出, 易位句是句子的离析形式, 将多种易位句对照起来看, 可以看到句子真实的句法构成, 故易位分析可作为检验句法组分之间结合的紧密程度、鉴别句法组块之间松散句法关系的有效手段。“句法组块”是什么? 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需要综合全文讨论才能得出答案。在此首先给出一个操作性定义: “句法组块”指一个句子易位过程中语序保持稳定的最大句子片段。以“排骨这把刀可剁不动”说明, 该句有易位句“这把刀排骨可剁不动”, 易位前后语序保持稳定的最大片段为“排骨”“这把刀”“可剁不动”, 其他语序稳定的片段如“剁不动”不是最大的, 更大的片段如“这把刀可剁不动”语序发生了变化, 故句中有且仅有三个句法组块。需注意, 操作性定义不可能是完备的。后文中我们会看到, 该定义虽然适用于大多数情况, 但仅依靠这一定义划分出的句法组块可能存在问题。这是因为该定义无法反映句法组块的内涵与实质。有关问题我们会在下一节进一步探讨。

明确句法组块的定义后, 我们可以说易位基于句法组块, 本质是组块重新排列。因此, 考察句子的易位表现, 就能确定句子由哪些句法组块构成。

在上一节中, 我们讨论了句首双项 NP 易位的句子, 这本身就是一类易位句式。根据张伯江 (2021) 提出的易位变换原则, 复杂 VP 双项 NP 句有三种易位句式。

- | | | | |
|----------------------------------|------------------------------|-----------------------------|-----------------------------|
| (8) $NP_1 + NP_2 + \text{复杂 VP}$ | $NP_2 + NP_1 + \text{复杂 VP}$ | $NP_2 + \text{复杂 VP}, NP_1$ | $NP_1 + \text{复杂 VP}, NP_2$ |
| 球赛我倒看了不少。 | 我球赛倒看了不少。 | 我倒看了不少, 球赛。 | 球赛倒看了不少, 我。 |
| 上海妈妈去过了。 | 妈妈上海去过了。 | 妈妈去过了, 上海。 | 上海去过了, 妈妈。 |
| 排骨这把刀可剁不动。 | 这把刀排骨可剁不动。 | 这把刀可剁不动, 排骨。 | 排骨可剁不动, 这把刀。 |
| 鸡蛋那儿卖光了。 | 那儿鸡蛋卖光了。 | 那儿卖光了, 鸡蛋。 | 鸡蛋卖光了, 那儿。 |
| 腊肉下周肯定做好了。 | 下周腊肉肯定做好了。 | 下周肯定做好了, 腊肉。 | 腊肉肯定做好了, 下周。 |
| (9) 明天学校可能有演出。 | 学校明天可能有演出。 | 学校可能有演出, 明天。 | 明天可能有演出, 学校。 |
| 这把刀上午切菜了。 | 上午这把刀切菜了。 | 上午切菜了, 这把刀。 | 这把刀切菜了, 上午。 |
| 这儿小明生活了十年。 | 小明这儿生活了十年。 | 小明生活了十年, 这儿。 | 这儿生活了十年, 小明。 |

昨天小丽吃了三碗饭。小丽昨天吃了三碗饭。小丽吃了三碗饭,昨天。昨天吃了三碗饭,小丽。

上两组例句中,最左列为参照句,右三列为易位句;易位句中,最左列为句首双项 NP 易位句,即上一节讨论的 A'类句,右两列为 NP 分别易位到句尾的句子。后两类易位句在说话人需要进行追加补充时有较好的可接受度。例(8)为句首双项 NP 含受事的句子,例(9)为句首双项 NP 无受事的例子,两类句子的表现没有明显的差异。可以看到,复杂 VP 双项 NP 句各组分的线性顺序十分灵活,句首双项 NP 不仅可以互换位置,也可分别置于句尾。以上易位表现,和张伯江(2021)讨论的“话题+次话题+VP”句平行。根据句法组块的操作性定义,复杂 VP 双项 NP 句含有 NP₁、NP₂和复杂 VP 三个句法组块。

光杆 V 双项 NP 句的情况要复杂一些,需要分情况讨论。句首为受事的“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仅有一种易位句式。

- | | | | |
|---|--|--|--|
| (10) NP _{1(受事)} +NP ₂ +光杆 V | * NP ₂ +NP _{1(受事)} +光杆 V | NP ₂ +光杆 V, NP _{1(受事)} | * NP _{1(受事)} +光杆 V, NP ₂ |
| 书我整理。 | * 我书整理。 | 我整理,书。 | * 书整理,我。 |
| 广播台小张去。 | * 小张广播台去。 | 小张去,广播台。 | * 广播台去,小张。 |
| 皮大衣樟木箱子装。 | * 樟木箱子皮大衣装。 | 樟木箱子装,皮大衣。 | * 皮大衣装,樟木箱子。 |
| 慢车永定门上。 | * 永定门慢车上。 | 永定门上,慢车。 | * 慢车上,永定门。 |
| 货明天发。 | * 明天货发。 | 明天发,货。 | * 货发,明天。 |

双项 NP 中,仅 NP_{1(受事)}较为灵活, NP₂和光杆 V 紧密捆绑在一起,整体语序稳定,是同一个句法组块。由此,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由 NP_{1(受事)}和“NP₂+光杆 V”两个句法组块构成。

需要说明的是,句首受事置于句尾的易位句,如“NP₂+复杂 VP, NP_{1(受事)}”和“NP₂+光杆 V, NP_{1(受事)}”,与主谓宾句有本质区别。我们注意到,受事双项 NP 句和易位句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和主谓宾句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故不一定有对应的主谓宾句。

- | | | |
|----------------|-----------|----------------------|
| (11) 受事双项 NP 句 | 易位句 | 主谓宾句 |
| 慢车永定门上车。 | 永定门上车,慢车。 | * 永定门上车慢车。(范继淹,1984) |

句法形式上,易位句句尾受事前有停顿,主谓宾句谓语和宾语之间没有停顿。上文一些例句中,如果将句尾受事前的停顿去掉,使句子强制转换为主谓宾句,句子的合法性显著下降。

- | | | |
|----------------|-------------|--------------|
| (12) 受事双项 NP 句 | 易位句 | 主谓宾句 |
| 鸡蛋那儿卖光了。 | 那儿卖光了,鸡蛋。 | ??那儿卖光了鸡蛋。 |
| 腊肉下周肯定做好了。 | 下周肯定做好了,腊肉。 | ??下周肯定做好了腊肉。 |

可见受事置于句尾的易位句不等同于主谓宾句。

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只有两个句法组块,只有一种易位句式。有趣的是,一些句首 NP 不为受事的“非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却三种易位句式齐全,和复杂 VP 双项 NP 句表现近似。

- | | | | |
|--|---|---|---|
| (13) NP _{1(非受事)} +NP ₂ +光杆 V | NP ₂ +NP _{1(非受事)} +光杆 V | NP ₂ +光杆 V, NP _{1(非受事)} | NP _{1(非受事)} +光杆 V, NP ₂ |
| 铲车明天挖。 | 明天铲车挖。 | 明天挖,铲车。 | 铲车挖,明天。 |
| 小张这儿住。 | 这儿小张住。 | 这儿住,小张。 | 小张住,这儿。 |
| 我下午看。 | 下午我看。 | 下午看,我。 | 我看,下午。 |
| 星期三这个地方演。 | 这个地方星期三演。 | 这个地方演,星期三。 | 星期三演,这个地方。 |

形式上,以上句子属于光杆 V 双项 NP 句,然而其易位句形式却与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明显不同,反倒与复杂 VP 双项 NP 句一致。这似乎说明,在非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中, NP_{1(非受事)}和 NP₂都是独立句法组块,句子由 NP_{1(非受事)}、NP₂和光杆 V 三个句法组块构成。

至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两个关键的问题:光杆 V 双项 NP 句是不是一个均质的类型? 如果

是,两组块和三组块的分析方案究竟哪一种反映了该句式真实的句法结构?为确定光杆 V 双项 NP 句的结构,我们需要引入其他证据。

2.2 句中停顿和双项 NP 句的韵律结构

句法可制约韵律(周韧,2017),传统上检验句法成分关系紧密程度最常用的方式是成分之间能否停顿(停顿处一般可插入语气词)。复杂 VP 双项 NP 句中,NP₁和 NP₂之后皆可停顿。

(14) 球赛我倒看了不少。|球赛(啊),我倒看了不少。|球赛我(啊),倒看了不少。④ |球赛(啊),我(啊),倒看了不少。

句中停顿将全句分为三个韵律段,为三段式结构,恰与易位分析得出的三个句法组块对应。由此可见,句中停顿对于验证句法组块边界有重要价值。相应的,考察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我们发现,NP_{1(受事)}后停顿十分自然,NP₂之后停顿则很不自然。

(15) 书我整理。|书(啊),我整理。|??书我(啊),整理。|??书(啊),我(啊),整理。

在汉语中,停顿能不能作为确定句法成分边界的标准,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这首先是因为汉语句中停顿往往不是强制性的,多数情况下可断可连,有停顿和无停顿的情况下句法成分的边界是否一致,需要进行有效的论证。其次则是因为,汉语句中可停顿的地方太多——主流理论无法接受将一个句子拆得分得如此零散。正因为如此,本文在运用停顿分析鉴别句法组块、确定组块边界的时候,总是和易位分析的结果相参照,将停顿分析作为易位分析的补充。

然而,如果我们从反面看待这个问题,正因为汉语句中可以停顿的地方极多,如果一个句法结构之间无法停顿,那么其构成组分之间的句法关系一定十分密切,共同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体。实际上,易位过程中语序和结构始终稳定的句法组块,本身就是内部关系紧密的结构体。因此,即便不承认“停顿”有鉴别不同句法组块的作用,“无法停顿”在鉴别同一句法组块方面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利用上述停顿分析的逆向思路,我们可以做出判断:例(15)句“我整理”中无法停顿,当属于同一个句法组块。综合易位分析、停顿分析的结果,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如例(15),为两段式结构,只能划分为 NP_{1(受事)}和“NP₂+光杆 V”两个组块——停顿分析得出的韵律结构和易位分析得出的句法组块结构整齐对应,具有一致性。

2.3 非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和复杂 VP 双项 NP 句的区别

我们注意到,复杂 VP 双项 NP 句和非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虽然易位表现相似,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存在明显差异。首先,复杂 VP 双项 NP 句的“NP₂+复杂 VP”部分可以独立成句,如例(16)。非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的“NP₂+光杆 V”部分却不行,如例(17)。

(16) 排骨这把刀可剃不动。 这把刀排骨可剃不动。
这把刀可剃不动。 排骨可剃不动。

(17) 我下午看。 下午我看。
??下午看。 *我看。

这暗示我们,“NP+复杂 VP”和“NP+光杆 V”性质有别,我们将在后文展开讨论。需注意,“NP+光杆 V”形式可以作为答句或流水句的小句。

(18) 问:你什么时候看? 答:下午看。

④ 当“我”后有语气词“啊”的时候,实际语流中“球赛”后一般有停顿,从而更能确定整个句子是三个韵律段,不是两段。感谢审稿专家提醒实际语流中的现象。

我听,我看,我感受。

然而,答句成句需要问句的支持,流水句小句成句需要流水句中其他小句的支持,答句和流水句小句均不属于独立成句的情况。可见,答句和流水句小句对于句子完句能力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因此我们在讨论独立成句问题的时候暂不考虑这两类情况。

通过停顿分析,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两类句式的结构差异。

(19) 我下午看。|我(啊),下午看。|??我下午(啊),看。|??我(啊),下午(啊),看。

(20) 下午我看。|下午(啊),我看。|??下午我(啊),看。|??下午(啊),我(啊),看。

上文例(14)显示,复杂 VP 双项 NP 句为三段式结构,对应三个句法组块。而例(19)(20)显示,无论在交换位置前还是交换位置后,非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始终为两段式结构,只有两个句法组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构成两个句子的组块完全不同:例(19)为“我”和“下午看”,例(20)则为“下午”和“我看”。

基于上述观察,我们认为,复杂 VP 双项 NP 句和非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句首双项 NP 能够交换位置的原因不同(方框标示句法组块的边界):

$\boxed{\text{NP}_1}$ $\boxed{\text{NP}_2}$ $\boxed{\text{复杂 VP}}$: NP_1 和 NP_2 都是独立的组块,交换前后的句子均为三组块。

$\boxed{\text{NP}_{1/2}}$ $\boxed{\text{NP}_{1/2}$ 光杆 V}: NP_1 和 NP_2 都能和光杆 V 形成句法组块,交换前后的句子均为两组块。

唯有上述模型,能够解释非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的句首 NP 可互换,且互换前后的句子都只有两个句法组块的语言事实。

需注意,能够和光杆 V 构成句法组块的 NP 只能是非受事 NP。为什么受事不可以?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确受事和复杂 VP 之间能够建立什么关系、与光杆 V 之间无法建立什么关系。我们在下一节继续讨论。

3. 双项 NP 句的句法结构

上一节中,我们基于易位句的形式和韵律特点,初步论证了复杂 VP 双项 NP 句有 NP_1 、 NP_2 和复杂 VP 三个句法组块,光杆 V 双项 NP 句则只有 NP_1 和“ NP_2 +光杆 V”两个组块。句法组块数目存在差异,预示着句法结构存在差异。本节中,我们会通过一系列句法证据,系统展现两类句式的不同性质,探究句法组块的意义和本质,最终确定两类双项 NP 句的结构。

疑问词“怎么”的两种用法,一种询问原因,一种询问方式。蔡维天(2007、2019)指出,询问原因的“怎么”句法位置很高,属于“外状语”,外状语构成的疑问词短语(IntP)之上即是话题短语(TopP);询问方式的“怎么”句法位置很低,属于“内状语”,内状语构成的修饰词短语(MP)位于时态短语(TP)下层,时态短语的指示语即我们通常认为的主语位置。

(21) $[\text{TopP}$ 话题... $[\text{IntP}$ 外状语... $[\text{FP}$ outer ... $[\text{VP}$ outer ... $[\text{FinP}$... $[\text{TP}$ 外主语... $[\text{FP}$ inner ... $[\text{MP}$ 内状语... $[\text{VP}$ inner ... $[\text{VP}$... (精简自蔡维天,2019)

两类“怎么”典型用法如下:

(22) 外状语问原因:阿 Q 怎么会处理这件事?

内状语问方式:阿 Q 会怎么处理这件事?(蔡维天,2007)

情态词“会”前的“怎么”询问原因,“怎么会处理这件”问“为什么会处理这件事”;“会”之后的“怎么”询问方式,“会怎么处理这件”问“以怎样的方式处理这件事”。以两种“怎么”为界,我们可以区分出高、中、低三个层级的句法成分。见表 1:

表1 句法层级与句法表现对应表

句法成分层级	句法表现
高	位于外状语“怎么”之前(自然也位于内状语之前)
中	位于外状语“怎么”之后,内状语“怎么”之前
低	位于内状语“怎么”之后(自然也位于外状语之后)

先来看光杆 V 双项 NP 句。我们发现,如果在 NP₂和光杆 V 之间插入“怎么”,只能是询问方式的内状语“怎么”。例如:

- (23) 交通问题我们怎么解决? 皮大衣樟木箱子怎么装?
 广播台他怎么去? 慢车永定门怎么上车?
 货明天怎么发?
- (24) 铲车明天怎么挖? 明天铲车怎么挖?
 小张这儿怎么住? 这儿小张怎么住?
 我下午怎么看? 下午我怎么看?
 星期三这个地方怎么演? 这个地方星期三怎么演?

例(23)是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例(24)则是非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句法表现上两个次类没有区别,“怎么”均询问方式,如“交通问题我们怎么解决”问“以什么方式解决”。需注意,询问方式的“怎么”发展出了反诘用法,具体机制为:通过询问言语行为,使对话双方遍历所有可能的动作方式,发现合理的方式不存在,从而推理得出无法执行某种动作。

然而,如果在 NP₁和 NP₂之间插入“怎么”,只能是询问原因的外状语“怎么”。例如:

- (25) 交通问题怎么我们解决? 皮大衣怎么樟木箱子装?
 广播台怎么他去? 慢车怎么永定门上车?
 货怎么明天发?
- (26) 铲车怎么明天挖? 明天怎么铲车挖?
 小张怎么这儿住? 这儿怎么小张住?
 我怎么下午看? 下午怎么我看?
 星期三怎么这个地方演? 这个地方怎么星期三演?

如“交通问题怎么我们解决”问“为什么我们解决”;“铲车怎么明天挖”问“为什么明天挖”,“怎么”均询问原因。询问原因的“怎么”也发展出了反诘用法,具体机制为:通过询问言语行为,使对话双方遍历所有可能的原因,发现合理的原因不存在,从而推理得出不可能/不应该做某事或出现某种事态。两类“怎么”反诘用法背后是相似的语用过程,反映了从疑问到否定的普遍推理机制,为否定而置疑的普遍心理机制,限于篇幅,我们另文讨论。

不同位置的两类“怎么”明确告诉我们:光杆 V 双项 NP 句中, NP₁句法位置高于外状语,是高层级句法成分,通常只能处理为句子的话题。本文讨论的“话题”,是占据特定句法位置的话题,其所处位置可通过句法手段标示、验证,属于句法话题(syntactic topic),而非语用话题。关于句法话题和语用话题的区别,陈平(2004)有非常清晰的论述。句法话题和句法主语句法位置不同,对于特定 NP,两个位置最终只能居其一,可参看例(21)句法图谱。句法话题对应的话题-说明结构(简称“话题结构”)自然也是句法结构,徐烈炯(2002)系统论证了汉语中的话题结构通过句法层次结构来体现,可称为句法话题结构(syntactic topic construction)。下文中的话题和话题结构,如无特殊说明,均指句法话题和句法话题结构。与 NP₁形成对应, NP₂句法位置低于外状语,高于内状语,是中层级句法成分,句法角色有待进一步明确。通常

来说,光杆 V 前的施事一般视作主语,工具、时间、处所根据研究需要,可视为主语或状语。为论述方便,本文暂且悬置差异,将 NP₂ 统一处理为主语。后文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工具、时间、处所 NP 作为状语的可能性。

由此得出光杆 V 双项 NP 句的句法结构为:

NP₁ + 主谓短语(NP₂ + 光杆 V)
话题 说明

该话题结构与构成该类句子的两个句法组块对应:

[NP₁] [NP₂光杆 V]

再来看复杂 VP 双项 NP 句。如果在 NP₂ 和复杂 VP 之间插入“怎么”,通常是询问原因。

- (27) 鸡蛋那儿怎么卖光了? 那儿鸡蛋怎么卖光了?
麦子这几天怎么不能割? 这几天麦子怎么不能割?
上海妈妈怎么去过了? 妈妈上海怎么去过了?
冰箱小卧车怎么没法拉? 小卧车冰箱怎么没法拉?

“鸡蛋那儿怎么卖光了”通常问“为什么卖光了”,“怎么”询问原因。需注意,有时 NP₂ 和复杂 VP 之间不宜插入“怎么”,此时复杂 VP 中往往含有句法位置很高的状语。例如:

- (28) A. 排骨这把刀可剃不动 A'. *排骨这把刀怎么可剃不动?

这是因为“怎么”本身作为状语,和复杂 VP 中表达言者主观态度的高位状语“可”产生了冲突。事实证明,去除“可”后,句子可以成立,此时句子双项 NP 后依然是复杂 VP。例如:

- (29) 排骨这把刀怎么剃不动?

只要允许去除复杂 VP 中与“怎么”存在冲突的状语, NP₂ 和复杂 VP 之间几乎总是可以插入询问原因的“怎么”。可见,在复杂 VP 双项 NP 句中,句法位置靠后的 NP₂ 就已经是高层级句法成分,应当处理为话题。NP₁ 位居 NP₂ 之前,句法位置更高,是毋庸置疑的话题。

一些 NP₂ 和复杂 VP 之间的“怎么”既可询问原因,也可以询问方式。例如:

- (30) 中国菜美国怎么能吃到? 美国中国菜怎么能吃到?

当“怎么能吃到”问“为什么能吃到”时,“怎么”询问原因,问“如何才能吃到”时,“怎么”询问方式。这一现象并不会影响我们关于 NP₂ 句法层级的判定结果,因为 NP₂ 既然高于外状语“怎么”,必然也高于内状语“怎么”,其句法位置需要参照相对更高的外状语确定。

NP₂ 和复杂 VP 之间,询问原因的外状语“怎么”多见,询问方式的内状语“怎么”少见,这是因为外状语“怎么”句法位置很高,通常高于复杂 VP 自带的状语,二者可共存;而内状语“怎么”句法位置很低,容易与复杂 VP 自带的副词或情态词状语冲突。例如,内状语“怎么”的句法位置低于认识情态词和道义情态词,就不能插入到带有两类情态词的复杂 VP 之前。一项证据能够支持以上观点:在不带修饰语的光杆 V 或“光杆 V+宾语”之前,几乎总是可以添加询问方式的“怎么”,如例(23)(24)所示。

需注意, NP₂ 有时可以重读,此时如果插入询问原因的“怎么”,既可以插入 NP₂ 之后,也可以插入 NP₂ 之前,“怎么”在 NP₂ 之后的句子(下例左列)更自然。例如:

- (31) 鸡蛋那儿_{重读}怎么卖光了? 鸡蛋怎么那儿_{重读}卖光了?
麦子这几天_{重读}怎么不能割? 麦子怎么这几天_{重读}不能割?

重读的 NP₂ 可处理为句子的焦点或次话题。承载重音是有标记的特殊情况,不承载重音是无标记的常规情况。无标记状态下 NP₂ 是典型的话题成分,故复杂 VP 双项 NP 句的结构为:

NP₁ + NP₂ + 复杂 VP
话题 话题 说明

该双重话题结构同样与构成该类句子的三个句法组块对应：

NP₁ NP₂ 复杂 VP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得出了以下观点:1)句法组块的句法意义是话题或说明。2)光杆 V 前的 NP₂是主语,复杂 VP 前的 NP₂则是话题。

观点 1 初步揭示了句法组块的实质:句法组块对应于话题或说明。这一简洁对应关系的背后,是一幅宏大且优美的理论图景:基于语言使用意图的语用单位,语音上被包装为韵律单位,语法上则被包装为结构单位;汉语基于易位确定的句法组块结构,基于停顿确定的韵律结构,基于句法性质和语用功能确定的话题-说明结构,三类结构,一以贯之。上述结构是否总是严格对应,有待更广泛、深入的研究。然而,从本文考察的现象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宏观趋势上,三类结构展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致性。句法组块,及其反映出的句法“对言性”和“扁平性”,对于汉语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限于篇幅,我们以专文探讨。

观点 2 则更新了我们关于主谓结构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光杆 V 和复杂 VP 之前的 NP 都是主语,而本文考察得出的句法证据明确显示,“NP+光杆 V”和“NP+复杂 VP”两种结构有显著差异:前者是只能插入内状语“怎么”的紧凑主谓结构,后者是可以插入外状语“怎么”的松散话题结构。更进一步,传统观点认为双项 NP 句均为“主谓谓语句^⑤”“话题-主谓结构说明句”(陈平,1994,2004)或“主话题-次话题”句(张伯江,2018,2021;陈满华,2022)。本文的考察结果却显示,双项 NP 句不是一个均质的类别,应按照复杂 VP 和光杆 V 分为两类,VP 的性质是决定双项 NP 句类型的关键因素。

在两类“怎么”之外,还有一些成分可用于鉴别两类双项 NP 句的性质。有关例(28)的讨论中,我们说副词“可”是表达说话人主观态度、句法位置很高的状语成分。类似的副词近期受到了广泛关注,如石定栩(2022)系统讨论了“确实”“真的”等主观评价副词的句法性质,并指出这些副词构成的评价短语(EvalP)句法层级很高,接近话题层。我们发现,主观评价副词可以插入 NP₂和复杂 VP 之间。例如:

- (32) 鸡蛋那儿确实/真的卖光了。 麦子这几天确实/真的不能割。
上海妈妈确实/真的去过了。 冰箱小卧车确实/真的没法拉。

再次印证了复杂 VP 双项 NP 句的 NP₂句法位置很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主观评价副词无法插入 NP₂和光杆 V 之间,但一般可以插入光杆 V 双项 NP 句的 NP₁和 NP₂之间。例如:

- (33) * 这儿小张确实/真的住。 这儿确实/真的住。
* 货明天确实/真的发。 货确实/真的明天发。
?? 星期三这个地方确实/真的演。 星期三确实/真的这个地方演。

可见光杆 V 双项 NP 句的 NP₁句法位置很高,适合处理为话题;NP₂位置相对较低,只能处理为低于话题的成分。

上一节讨论到,截取两类双项 NP 句的后半部分,“NP₂+复杂 VP”可以独立成句,“NP₂+光杆 V”则不行。我们发现,“NP₂+复杂 VP”保持了话题-说明的宏观结构,“NP₂+光杆 V”却只

^⑤ “主谓谓语句”是汉语中极具特点的句式,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除双项 NP 句外,“他说话很快”为代表的“名-动-动”格式句也常被视作主谓谓语句(或分析为“主谓主语句”),相关讨论参看刘探宙(2022)。

是一个主谓短语,只能承担说明语的功能——完整的话题-说明结构能够完句,而单独的说明语无法完句,这或许就是上述完句不平行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

以上成系列的句法证据显示,复杂 VP 双项 NP 句和光杆 V 双项 NP 句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我们认为,两类双项 NP 句的句法结构存在错位对应,句法组分的性质呈现如图 1 格局:

NP ₁	NP ₂	复杂 VP
NP ₁	NP ₂	光杆 V

图 1 两类双项 NP 句结构图示(图例: [话题], [说明])

上图中,每个方格代表一个句法组块,灰色方格的性质为话题,白色方格的性质为说明。最终,我们确定了两类双项 NP 句的结构:复杂 VP 双项 NP 句为双重话题复杂 VP 说明句,光杆 V 双项 NP 句则为单一话题主谓短语说明句。

4. 与双项 NP 句结构差异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

从上述结构差异出发,和双项 NP 句相关的一系列复杂语言现象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下面我们逐一展开分析。

4.1 为什么非受事光杆 V 双项 NP 句有三种易位句式?

光杆 V 双项 NP 句只有两个句法组块,两个句法组块的句子只有一种易位句式。所谓的三种易位句,其实是将两组一对一的关系,当成了一组一对三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光杆 V 双项 NP 句易位句图示

参照句均为光杆 V 双项 NP 句,参照句 I 对应易位句 I,参照句 II 对应易位句 II,参照句 I 和 II 内含组块不同,不是彼此的易位句。

含有三个句法组块的复杂 VP 双项 NP 句,才有三种易位句形式,是真正的一对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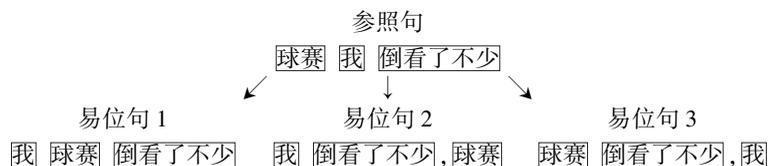


图 3 复杂 VP 双项 NP 句易位句图示

4.2 为什么光杆 V 前的 NP 不能是受事?

基于上文的考察,我们发现施事、工具、处所和时间 NP 既能和光杆 V 构成主谓短语,又能充当话题,而受事却只能出现在话题位置。早在《语法讲义》中,朱德熙先生就明确指出,受事后的 VP“往往是复杂的,就是说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动词”(朱德熙,1982:99)⑥。长期以来我

⑥ 事实上,除了受事以外,朱德熙先生还提出了另外两种必须后接复杂 VP 的成分,分别为工具和与事。鉴于有例(1b)这样的句子存在,我们认为工具后不能接光杆 V 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至于与事,其本身就具有变化性和受动性,可以算作广义的受事。

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受事 NP 后的 VP 受到这种限制,而今我们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受事 NP 只能做话题,受事之后的 VP 只能是对话题的说明,而说明语一般是复杂形式。说明语为什么需要是复杂形式,我们在下一节作进一步的说明。

至此,我们终于明确“NP+受事+光杆 V”不合语法的原因:因为说明语需要是复杂形式,该句式无法构成“话题+话题+复杂 VP 说明”三组块句;同时,因为受事无法做光杆 V 的主语,该句式亦无法构成“话题+主谓短语说明”两组块句,故不合语法。本文涉及的语言现象纷繁复杂,背后的原理却足够简单:受事只能做话题,不能做主语——这便是受事双项 NP 句易位不平行,及其他系列相关语言现象的根本原因。

在本文第一节中,我们讨论了多类受事双项 NP 句中的易位不平行现象,唯独没有讨论句首双项 NP 都是受事的例子。这一方面是因为句首双项 NP 都为受事的句子比较少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双受事双项 NP 句不存在易位不平行现象,因为这类句子的 VP 一般只能是复杂 VP 形式,故双项受事的位置可以交换。例如:

(34) 这些树,树冠都修剪了 树冠,这些树都修剪了

由此可以佐证,受事只能做话题,且后接的述谓性成分一定是对受事话题的说明。

双项 NP 句句首 NP 易位问题,也称为“大主语小主语换位”问题,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大难题,仅涉及这一问题的经典研究就有吕叔湘(1946)、范继淹(1984)、陈平(1994、2004)等著述,另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讨论,如杨德峰(2012)。上述研究观察视角多样,从 NP 的语义角色和信息属性入手,得到了很多极具启发性的观察结果,却始终未归纳出双项 NP 何时能交换位置,何时不能交换位置的明确规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述研究没有区分“话题+话题+复杂 VP 说明”和“话题+主谓短语说明”两种句式。两种句式不仅语法结构不同,信息结构更是迥异,放在一起讨论难免得出混乱甚至矛盾的结果。整体看来,本文对解决“大主语小主语换位”这一经典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4.3 光杆 V 前的工具、时间、处所 NP 能不能分析为状语?

光杆 V 主谓结构是一个句法组块,光杆 V 状中结构也是一个句法组块。状语和光杆 V 之间不宜插入停顿。例如:

(35) 我们稍后离开。 ?我们稍后(啊),离开。
 团员们就地练习。 ?团员们就地(啊),练习。

同时,如果在状语和光杆 V 之间插入“怎么”,只能是询问方式的“怎么”。例如:

(36) 我们稍后怎么离开? 团员们就地怎么练习?

可见,不仅主谓关系可用于构成句法组块,状中关系也可以。根据上文的讨论结果,话题-说明关系是句法组块之间的关系,主谓关系则是句法组块内部的关系。而事实上,主谓关系是诸多句法关系中较为松散的一种,因此更紧密的结构自然也属于同一个句法组块。故本文不排斥将“NP+光杆 V”分析为状中结构。

本文的首要任务是区分句法组块之间的语法关系和句法组块之内的语法关系,话题-说明关系是句法组块间关系的代表,主谓关系则是句法组块内关系的代表。句法组块内的关系有哪些类型?有没有做状语的 NP? 我们会在后续研究中继续讨论。

经典语法研究认为,光杆 V 前 NP 是主语而非状语(朱德熙,1982:98),有以下原因:

- 1) 体词一般只能做主宾语,不能做状语。
- 2) 主谓结构往往可以转换成反复问形式,例如“张三看-张三看不看”“木箱子装-木箱子

装不装”。状中结构不行,例如“*马上去不去”。

3) 主谓结构间可插入“虽然、如果、要是、即使”等连词,例如“明天虽然去……”。状中结构不行,例如“马上虽然去……”。

我们发现,论据 2、3 使用的测试手段中,“V 不 V”和“连词+光杆 V”都属于复杂 VP,体现在 NP 和上述两种 VP 之间可以停顿。例如:

- (37) 张三(啊),看不看? 明天(啊),去不去?
 张三(啊),虽然看…… 明天(啊),虽然去……

更关键的是,两类 VP 前均不排斥受事 NP。例如:

- (38) 电影(啊),看不看? 广播台(啊),去不去?
 电影(啊),虽然看…… 广播台(啊),虽然去……

可见,用于论证的句法处理使结构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光杆 V 主谓结构变成了复杂 VP 话题-说明结构。

追从前贤的脚步,而今我们可以进一步阐释这段经典论证背后的意义和原理。经典论证归根结底证明的是:主谓结构可以变为话题-说明结构,状中结构则不行。换言之,做状语的副词不能做话题。该结论与论据 1 其实是一体两面,我们稍加改动,汇总如下:

体词可以做话题,一般不能做状语;副词可以做状语,一般不能做话题。

传统研究中,句法话题结构和主谓结构往往不加区分。本文关于双项 NP 句的讨论为重新认识两类结构提供了契机,我们会持续关注两类结构的形式特征和范畴边界。

4.4 句法话题-说明关系和广义话题-说明关系有何关联?

本文讨论的话题-说明关系,本质上是句法关系,用于构建话题-说明结构的句子,是狭义的话题说明关系。随着基于汉语事实、关注汉语特点的大语法理论体系不断取得进展,沈家煊为代表的学者,以狭义话题-说明关系为参照,对汉语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语法关系作出了全新阐发,提出汉语任意两个相互关联的并置指称性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广义的话题-说明关系(沈家煊,2019、2021b)。两个并置的指称性成分中,相对位置居前的指称语称为“起指”,相对位置居后的指称语称为“续指”,起指与续指互文见义(沈家煊,2020、2022);多个并置指称语中,前一个续指是后一个的起指,即前一个说明是后面成分的话题(沈家煊,2021a)。这种并置指称语之间可递系的互文关系,就是广义的话题-说明关系。

句法话题-说明关系和主谓关系均基于广义话题-说明关系,二者的区别在于广义话题-说明关系作用的层面——实现为主谓关系的广义话题-说明关系作用层面较低,是构成句法组块的话题-说明关系,实现为句法话题-说明关系的广义话题-说明关系作用层面较高,是多个句法组块构成句子的话题-说明关系。

5. 汉语说明语的本质

根据上文考察结果,受事后的说明需要是复杂 VP。为什么光杆 V 不是合格的说明语呢?

本文涉及的可充当说明语的成分有两种,其一是复杂 VP,其二是主谓短语“NP₂+光杆 V”。相较于合格的说明语,光杆 V 的句法形式最简单。这似乎说明,说明语不能过于简单。

不仅谓词性说明语有这种性质,名词性的说明语(即通常说的名词谓语)也需要采用复杂形式,光杆名词做谓语,如果不带有强主观评价色彩和焦点重音,通常不合语法。例如:

- (39) 小王黄头发。 *小王头发。

他(是)日本女人。 *他女人。

“黄头发”说明“小王”的性质,没问题,但“头发”则难以充当说明语。“日本女人”说明“他”配偶的情况也没问题[即“他的太太(是)日本女人”,改编自赵元任(Chao,1968/2011:94)的经典例句],“女人”则不行。可见复杂 NP 比光杆 N 更适合充当说明语。

问题在于,说明语只要形式复杂就可以吗?试看:

- (40) 珠宝今天下午开拍。 今天下午珠宝开拍。
名次明天揭晓。 明天名次揭晓。

“开拍”和“揭晓”均为《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收录的动词,是货真价实的光杆 V。问题在于,在两个光杆 V 前,受事和时间的次序不受限制。这说明“开拍”和“揭晓”虽然是光杆 V,却具有近似复杂 VP 的功能,是合格的说明语。

我们发现,“开拍”和“揭晓”的形式虽然简单,概念结构却较为复杂。“开拍”不仅指“拍卖”的动作,同时指称动作的起始状态;“揭晓”不仅指“揭示”的动作,同时指称动作的完成状态。至此我们意识到,说明语需要的复杂性,并非句法层面的复杂性,而是语义语用的复杂性。

更进一步,说明语是对于话题的说明,其作用就是提供和话题相关的信息。一个成分的语义越复杂,信息量就越大,对于话题的说明就越充分;反之,如果一个成分的语义过于简单,只含有非常有限的信息,便无法对话题作出有效的说明。我们认为,一个说明语能不能成立,不是句法问题,而是语用问题:信息量是否充足,说明是否有效,是决定说明语能否成立的关键(参看吴术燕和陈振宇,2023)。这种关于信息量的要求,可以视作语用合作原则的一种微观体现。

如何才算有足够的信息量呢?对比能够充当说明语的“开拍”“揭晓”,和无法充当说明语的“装(衣服)”“整理(书)”,我们发现两类光杆 V 在指称性质上存在明显的区别:“开拍”“揭晓”既指称动作“拍卖”“揭示”,也能指称动作的状态,前者表示“拍卖开始”,后者表示“揭示完成”;与之相对,“装”“整理”,只能指称动作本身,无法指称动作状态。

由此可见,VP 的指称性可分为两个类别:其一是动作的指称性,其二是状态的指称性。动作指称性是 VP 表达的基本信息,而状态指称性则是以动作为依凭的额外信息。显然,具有状态指称性的 VP 信息量高于仅具有动作指称性的 VP。具有状态指称性的 VP 才能满足说明语对信息量的要求。

天然具有状态指称性的动词只是一部分,其他动词如何获取状态指称性呢?吕叔湘(1982)指出“动作完成就变成状态。因此凡是叙事句的动词含有‘已成’意味的,都兼有表态的性质”,这一观点给予我们重要启示。事实上,不仅完成是一种状态,进行和经历同样是状态,因此带有时体的 VP 大都是合格的说明语,包括学界认为表示尝试体或短时体(戴耀晶,1993)的动词重叠式“VV”“V—V”;无法完成和未完成也是状态,故“不 VP”“V 不动”“没 VP”等带否定意义的 VP 也是合格的说明语;不仅动作当下发生是状态,动作能够发生、应该发生、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也是状态,因此带有情态词的 VP 也是合格的说明语。

既然说明语有信息量的要求,我们可以预测,采用语用手段直接提高成分的信息量,就能产出合格的说明语。我们发现,给光杆 V 添加重音,使其成为焦点后,“受事+光杆 V_{重读}”句合语法,且受事和“光杆 V_{重读}”之间可以停顿。例如:

- (41) 广播台(啊),去_{重读}! 鱼(啊),吃_{重读}!

这说明承载焦点的高信息量的光杆 V 是合格的说明语。疑问算子可以选择光杆 V 作为疑问的焦点,此时“受事+光杆 V_{疑问焦点}(吗)”也可成立,且受事和“光杆 V_{疑问焦点}”之间倾向于停

顿。例如:

(42) 广播台,去_{疑问焦点}(吗)? 鱼,吃_{疑问焦点}(吗)?

相关的另一种现象是,对比语境中“受事+光杆 V”也可以成立。例如:

(43) 上海去,北京不去。

通常会说,受事“上海”和“北京”构成对比,常重读。需要强调的是,“去”和“不去”同样构成对照,需要重读。因此例(43)中,“上海”“北京”“去”“不去”都是高信息量成分,赋予了“去”和“不去”充当说明语的资格。VP 部分的对照不一定是正反对比,以下例句也可成立。

(44) 上海去,北京也去。

句中形成对照的“去”和“也去”同样是高信息量成分。汉语完句问题的研究中,对举结构为什么有促进完句能力是一大难题。此处关于信息量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题思路:汉语完句本质上是一种语用现象,能够完句的句子通常带有信息量足够充分的说明语(对应于经典完句研究讨论的能够完句的谓语),以满足汉语母语者关于语用合作原则的直觉性要求。限于篇幅,我们在后续研究中系统讨论这一问题。

最后,让我们回到主谓结构。上文我们系统论证了,光杆 V 主谓结构是一个句法组块,需整体充当说明语。那么,主谓结构是否具有状态指称性呢? 其状态指称性至少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施事、工具、处所和时间主语分别标示了动作由谁实施、用什么实施、在哪里实施、什么时间实施,是对动作状态的直接描写。就语义和信息贡献而言,主语是典型标示动作状态的成分;从句法上来说,主语和副词、时体词、否定词、情态词等修饰性成分一样,是汉语中的一类完句成分。其二,光杆 V 主谓结构虽然不含有任何时体词,却有明显的时体意义,表示谓词动作将要执行(包括惯常执行并可持续到将来的情况)。回顾第 1 节的 B 类句“皮大衣樟木箱子装”说明“装(皮大衣)”的动作将要执行,“书我整理”说明“整理(书)”的动作将要执行,不一而足。证明这一点有明确的句法证据。第 1 节中我们发现,指称过去时间的时体词无法和光杆 V 搭配(参看例 6 相关论述)。例如:

(45) 货明天发 * 货昨天发

我们认为,过去时体词无法进入光杆 V 主谓结构,正是因为主谓结构整体表达谓词动作即将发生或惯常发生,和过去时体词相冲突。事实上,即便说“货今天发”也是说现在还没有发,在说话时刻之后的今天剩余时间发。这是光杆 V 主谓结构带有将来或惯常时体意义的直接证据。综上,光杆 V 主谓结构无疑具有状态指称性。

6. 结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受事双项 NP 句易位不平行现象,具体而言:“受事+NP+VP”格式句的句首双项 NP 易位后,“NP+受事+复杂 VP”句通常成立,“NP+受事+光杆 V”句通常不合语法。本文经系统论证,得到了以下结论:

1) 复杂 VP 双项 NP 句含有三个句法组块,可分为三个韵律段,句法结构为“话题+话题+复杂 VP 说明”;光杆 V 双项 NP 句只有两个句法组块,可分为两个韵律段,句法结构为“话题+主谓短语说明”。2) 组块结构、韵律结构和话题结构之间存在整齐的对立关系。3) “NP+复杂 VP”是话题-说明结构,“NP+光杆 V”则是主谓结构。4) 两个句法组块的句子只有一种易位句,三个及以上句法组块的句子才可能有多种易位句。5) 受事 NP 只能做话题,不能做光杆 V 的主语。6) 若对话题-说明关系取广义的理解,主谓关系是句法组块内的广义话题-说明关

系,句法话题-说明关系则是句法组块间的广义话题-说明关系。7)说明语要有足够的信息量。具体到动词构成的说明语,通常需要具有状态指称性。信息量充足的说明语是汉语句子完句的前提。

透过受事双项 NP 句,我们初步确定了汉语主谓结构和话题-说明结构的本质,明确了两种结构之间的差异。同时,本项研究对解决汉语“大主语小主语换位”问题、完句性问题,解读汉语句子的信息结构,也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蔡维天 2007 《重温“为什么问怎么样,怎么样问为什么”——谈汉语疑问句和反身句中的内、外状语》,《中国语文》第3期。
- 蔡维天 2019 《制图理论和汉语语法》,《语言学研究》第1期。
- 陈满华 2022 《次话题易位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6期。
- 陈平 1994 《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中国语文》第3期。
- 陈平 2004 《汉语双项名词句与话题-陈述结构》,《中国语文》第6期。
- 戴耀晶 1993 《现代汉语短时体的语义分析》,《语文研究》第2期。
- 范继淹 1984 《多项 NP 句》,《中国语文》第1期。
- 刘探宙 2022 《主谓主语句还是主谓谓语句?》,《中国语文》第4期。
- 陆俭明 1980 《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第1期。
- 吕叔湘 1946 《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吕叔湘全集(第二卷)》,辽宁教育出版社。
- 吕叔湘 1982 《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19 《超越主谓结构》,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20 《“互文”和“联语”的当代阐释——兼论“平行处理”和“动态处理”》,《当代修辞学》第1期。
- 沈家煊 2021a 《“二”还是“三”——什么是一个最小流水句》,《汉语语言学》第1期。
- 沈家煊 2021b 《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22 《语言 0-2 逻辑:“二元倚变”与“二元共享”》,《语言学论丛》第3期。
- 石定栩 2022 《“确实、真的、实在”的多维度辨析——语义、句法、语篇和汉语语法分析》,《中国语文》第5期。
- 王冬梅 2024 《“起说-续说”和主客观统一的汉语语序》,《当代语言学》第5期。
- 吴术燕 陈振宇 2023 《从语用价值看性质形容词谓语句的完句性》,《当代语言学》第5期。
- 徐烈炯 2002 《汉语是话语概念结构化语言吗?》,《中国语文》第5期。
- 杨德峰 2012 《也谈主谓谓语句大、小主语的换位》,《语言研究》第1期。
- 张伯江 2018 《汉语句法中的框-根关系》,《当代语言学》第2期。
- 张伯江 2021 《复杂句式的扁平化——纪念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中国语文》第1期。
- 张伯江 方梅 1996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 周韧 2017 《韵律、句法和语义,谁制约了谁?》,《语言学论丛》第1期。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Chao, Yuen Ren 1968/2011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Dowty, David 1991 Thematic proto-roles and argument selection. *Language* 67(3): 547-619.

张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重点实验室 zhangf@cass.org.cn

(本文责编 王冬梅)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uly, 2025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ZHOU Yikai and LIU Haita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ntence length in Chinese: On the prevalence of sentences with two/three minor clauses and four-character *dui*-speech

Running-on sentences and *dui*-speech are two unique formats of Chinese sentences. From the storytelling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Chinese literature has present consistency with the univers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entence length in human languages. In Chinese, the frequency of minor clauses' counts in full sentences exhibits a rank of '2—3—1—4—5—6', whereas in languages like English, German, and Japanese, the rank is '1—2—3—4—5—6'. This demonstrates the prevalence of sentences with two or three minor clauses in Chinese. However, the number of sentences with two or three minor clauses, along with the frequency of four-character form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in novels produced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eriod and has been fluctuating till today. The decline of these distinctive features on sentence length in modern Chinese is closely related to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reformation. Via data-driven method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sentence length as well as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sentence length helps to precisely describe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uncover the interactive pattern between language, people, and society, and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linguistic research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sentence length; running-on sentence; *dui*-speech; modern Chinese

SUN Hongwei and JIANG Yuting, Functions and properties of *qi* (其) in Archaic Chinese revisited

The functions and properties of *qi* (其) in Archaic Chinese have long been a subject of debate.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functions of *qi* within the grammatical system of Archaic Chinese and reveals that its primary role is to denote a wide range of entities including human, objects, and abstract concepts as an anaphora. Functioning as an attributive, *qi* is mostly restrictive, with only a few instances being descriptive. In addition, *qi* can also denote a specific notion or function as a demonstrative. But these functions of *qi* are rarely attested in Archaic Chinese and emerged much later, presumably as a derivation from its anaphoric us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anaphoric function of *qi* differs from that of typical third-person pronouns and demonstrative pronouns. Nevertheless, *qi* is closer in nature to third-person pronouns.

Keywords: *qi* (其); demonstrative pronoun; third-person pronoun; anaphora; definite reference

ZHANG Fan, Chunking, prosody, and topic-comment structure: A study of Chinese subject-predicate re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uble NP sentences

In Chinese, some “NP_{patient} + NP + VP” sentence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NP + NP_{patient} + VP” sentences, while others cannot. Starting from this phenomenon, the article categorizes Chinese double NP sentences into

two types: “NP₁+NP₂+complex VP” and “NP₁+NP₂+bare V”.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transposed sentence forms, intonation patterns, and syntactic behaviors of these two types of sentenc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hunking structure, prosodic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of the two types of double NP sentences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However, there is a nea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hree sub-types within the same sentence typ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senten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NP+complex VP” is a topic-comment structure while “NP+bare V” is a subject-predicate structure. The patient NP can only function as a topic, and the following comment is usually a predicative denoting a state. Hence it is generally a “complex VP”.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mponents functioning as comments in Chinese need to convey sufficient information,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ormation of a complete Chinese sentence.

Keywords: patient; double NP sentence; subject-predicate; topic-comment; information content; sentence completeness

LAI Weichen, From interrogative pronoun to sentence-final particle: Grammaticalization of [maʔ⁴² kɛ] (么个) in Danxi Hakka dialect

In Danxi Hakka dialect,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maʔ⁴² kɛ²⁴] (么个₁) has grammaticalized into 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SFP) [maʔ⁴² kɛ] (么个₂) which expresses refutation or surprise. Its path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n be described as: interrogative pronoun > sentence-initial quotative negative marker > SFP for refutation > SFP for surprise. In biclausal structure ‘S₁, [maʔ⁴² kɛ²⁴] + S₂’, when S₂ is omitted, the sentence-initial quotative negative marker [maʔ⁴² kɛ²⁴] would move to the SFP position of S₁, thus forming up a monoclausal structure ‘S₁+[maʔ⁴² kɛ]’. S₁ implies the speaker’s belief *p* while S₂ implies the hearer’s belief $\neg p$.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interrogative pronoun to SFP is rarely reported therefore presents particular typological value. Such cross-clausal change in the formation of SFP reflects characteristics of clause combination in Chinese.

Keywords: interrogative pronoun; sentence-final particle; grammaticalization caused by cross-clausal change; [maʔ⁴² kɛ] (么个); Danxi Hakka dialect

MA Kun and Laurent SAGART, On the split of *qi* (緝) rhymes in dialects of late Old Chinese

Based on the rhyming behavior of * -up(-s) and * -əp(-s), here called *qi* (緝)_A and *qi*_B, in eastern and western odes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Odes* and unearthed material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ir boundaries,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s and path of development in late Old Chinese.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mixing of departing tone and entering tone, the rhyming behavior of *qi* rhymes exhibits differences from that of the *qin* (侵) rhymes. Western dialects demonstrate the inter-rhyming of * -əp and * -ək, * -up and * -op, and * -up and * -u(?) whereas eastern dialects present uncertainties based on available rhyme pairs. In early material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 mixing of * -up and * -up-s as well as * -əp and * -əp-s can be attested. But this is not demonstrated by the *Book of Odes*. In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dialects, * -up-s is combined with * -ut-s and * -əp-s is combined with * -ət-s.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 -p-s > * -t-s change has already occurred in the period of the *Book of Odes* before the split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dialects. In addition, the paper offers certain amendment to the reconstructions given by Baxter and Sagart (2014) accordingly.

Keywords: dialects of Old Chinese; *qi* (緝) rhymes; rhyming in the *Book of Odes*; unearthed materials

SHI Hui, On the derivation of labio-dentals from MC *zhi* (知) group initials before rounded articulation in southwest Shandong dialects

In southwest Shandong dialects, MC *zhi* (知) group initials before rounded articulation have derived into